【有所思】

一半儿泉水 一半儿青山

□孙葆元

济南形胜地,一半儿青山,一半儿泉水。青山豪放,如浪奔腾;泉水婉约,涓涓东流。恰巧南宋词宗两大流派代表人物“二安”都是济南人,一个是豪放派代表辛弃疾幼安,一个是婉约派代表李清照易安。再细细地探讨,更有意思,辛弃疾是济南四风闸人,幼年即随父亲离开济南,他跟着爷爷辛赞长大。辛赞身为金朝官,心却是汉臣心,坚守着“裔不谋夏,夷不乱华”的信念。当时济南已经沦陷于金人之手,辛赞在官位上“每退食,辄引臣辈登高望远,指画山河,思投衅而起,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”。这是一个济南人的刚烈,那颗报国的心蛰伏着,伺机为他的祖国献出赤诚的搏击。然而辛赞没有等到那一天,临终留下遗言,命令他的孙子:“弃疾之潜谍也……至中山,至济南……当悉数之……”中山府是河北定州。辛弃疾第二次踏上家乡的故土,已经是十九岁的青年,他在济南的那一半青山里举起抗金的大旗,直到二十三岁离去,把一段英雄的传奇留在青山里。那时他还不是词人,他是起义军的掌书记。他的词是退居江南以后写的,笔底风雷,金戈铁马,梦里收复,憧憬征杀,谁能说那不是济南青山中诞生的呐喊呢?

李清照则是地地道道的泉水的女儿。她早于辛弃疾五十六年出生,当绍兴三十二年(公元1162年)辛弃疾南归时,李清照已经逝世。她是经历故国沦陷的人,一路南逃,追随着皇室,历尽苦难,最后落脚在杭州清波门外。李清照的词婉约而不绵软,深情却不缠绵,她的心底就是泉的源头,清澈得能照见灵魂中的美。她又是一个坚强的女人,丈夫赵明诚病逝后,她敢于再嫁。再婚后,发现丈夫张汝舟在科场作弊,她敢于举报,并毅然与他离婚。宋制:男人可以休妻,而女人离婚,不论理由为何,都要获刑三年。李清照宁可坐牢也要离婚,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济南女人。不混同污秽,做一个清照!她与当朝炙手可热的宰相秦桧是亲戚,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没去找他。她的呐喊在国家危亡当头:“木兰横戈好女子,老矣不复当年志,但愿将相过淮水!”淮河是金兵与南宋对峙的分界线,她分明在呼吁收复失地。那一年她五十岁。李清照没有看到南宋将相气壮山河的进军。在她逝世以后,倒是她的另一个老乡直捣金人腹地,那就是辛弃疾。

这就是济南的豪放与婉约。豪放里有家国山河的柔情,婉约中有去国离乡的壮思。所有的情愫都是家乡给他们的。现在的济南人也是这样,刚柔相济。市井中向来有豪爽之风、仁义之举;落井下石被嗤之以鼻,乘人之危被人人唾之。济南人讲理,不惧强权,一事争纷,你拿势力压他,他不怕;你若和他摆道理,说通了,他服你,管你叫大哥。济南的女子坚贞,只要跟上你,誓死不渝。我有几个朋友,他们都是单亲母亲一手养大,他们的父亲因为历史原因被羁押,这些母亲没有一个改嫁,而是在等待中送别了自己的风华岁月。

我的济南,一半儿是黄河,一半儿是清河,黄河雄浑,清河蕴秀,恰似豪放婉约的性格。我的济南,一半儿是楼台,一半儿是庭院,楼台临风,庭院温婉,还是豪放与婉约的组合。我的济南,一半儿是宋词,一半是元散曲,请看:

仙吕·一半儿　泉城

一、印象

一环碧水绕城流,锦渡芳汀几处幽,波镜幻浮云外楼,竟是个藕菱州,一半儿莲荷一半儿柳。

二、泉居

半城彩路半青檐,南看群山北看泉,锦巷如肠心地宽,院舍外水涓涓,一半儿清流一半儿岸。

三、赠别

山情水意酣歌酬,雨暴时刚风时柔,向未来岂为花落忧,怅望路写满留,一半儿清泉一半儿酒。

【浮世绘】

盖房

□林丹

上世纪80年代,我家曾盖过一次房,在备好石料、打下地基后,却再也没有了下文。直到今天,父母当时找熟人、托关系买下的那块宅基地,仍静静地躺在老家县城人民医院对面、四周长满茅草的山坡上……

那一年,祖母患病去世后,作为家里唯一独苗的父亲,火烧火燎地回了一趟老家,将谷仓里的谷子该卖的卖,房梁上的木料该装的装,釜底抽薪,干净利索地断绝了祖父再婚、续弦的念想。

在老屋已操办酒席宴请了乡邻的祖父,正喜滋滋地一心等着后山腰上的那个奶奶下山成亲,冷不丁被父亲这么一搅局,快快地取消了已提上日程的好事,与那个已对上眼的奶奶散了伙。

第二天,父亲气鼓鼓地走在前面,祖父蔫不唧地背着双手跟在后头,父子俩闷闷不乐地回了邻县一中——我们家。

家里多出了祖父一个人,原本五口之家仅有两间半小屋,本就逼仄的空间,越发显得捉襟见肘。

父亲倒是能干得很,喊人抬出了从老屋拉回的现成木料,又从自己所教的班上叫来一个干过木匠的学生,师生俩配合默契地在门前的空地上叮叮当当地打起了高低床。

很快,两张式样相同的高低床就被抬进了里屋,一边一张摆好,中间刚好能过一个人。这样,我与大哥睡上铺,弟弟与祖父睡下铺,暂时解决了一家六口、祖孙三代憋屈的蜗居问题。

不过,我与大哥被挤得没了学习的去处,便乐得逍遥地跑去教室里自习。时间一长,父亲发现了其中的端倪:两人的成绩没见噌噌地往上走,视力反倒刷刷地往下降!母亲恍然大悟地对父亲说:“学校管图书的胡老师之前跟我讲,你家两个孩子将图书馆的图书快借完一半了。我还一直以为他们在发狠学习哩,原来他们是在看没用的书啊!”

父亲用眼睛狠狠地剜了母亲一眼,没好气地责怪起母亲的粗心来:“你怎么搞到今天才开口讲!他们一个明年高考,一个大后年高考,你这不是害了他们吗?”

母亲顿时神经紧张起来:“那你说怎么办?屋里就巴掌大的地方,六个人哪能转得开?”

父亲长叹一口气,声音瞬间矮了下去,试着与母亲打起了商量:“你找医院的同事打听打听,托托附近村里的关系,看能否买上一块宅基地?”

母亲不再吭声,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。父亲未雨绸缪地做着最坏的打算:“万一他们两个将来考不上大学,这块地就留给他们盖房子、娶媳妇用……”

母亲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买地的事情,凭着她在医院上下的好人缘、附近村民嘴中的好口碑,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,不久竟真的办下了医院对面山坡上一块土地的盖房手续。

每到周末,父亲便借来一辆胶轮板车,带着我们兄弟三个,钻进医院对面的山坳里,顶着明晃晃火辣辣的太阳,搬起簸箕大的一块又一块石头,装上满满当当一板车。父亲与大哥在前面勾头蹬腿地用力拖,我与弟弟在后面撅腚耸腰地使劲推,父子四个吭哧吭哧地拉到山脚处,着手垒起盖房砌屋的石料来。

一天劳动下来,我们兄弟仨又累又乏,手上起了一圈血泡,肩上晒得火烧一样痛,回家后爬上床一沾枕头就睡。第二天一觉醒来,脖子上、手臂上,凡是裸露在外的部分,蜷曲的黑皮一层层地往下掉。母亲心疼得直抹眼泪,偷偷将父亲拉到里屋小声说:“还是请人拖吧,到时房子没盖好,人先躺进医院了……”

“你晓得什么?就是要让他们吃点苦,好晓得发狠读书考大学!”父亲打断母亲的话,不容置疑地说。

然而,沉重的板车与粗壮的绳索,终究没能扭转大哥高考失败的命运。落榜之后的大哥,死活也不愿意复读了,偷偷地瞒着父母,跑去报名参加了全国统一的“招干”考试。出人意料的是,当年全县仅招十三名工商干部,大哥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父母挂在嗓子眼上的一颗心好歹放下了一小半,拖板车、拉石头、盖房子的脚步也渐渐放慢下来。他们的两双眼睛齐刷刷地瞥向了我,盼着我后年的高考能够顺利通过。

两年后,父母的希望再一次落了空。数学与英语瘸腿得厉害的我,连预考都没有通过,灰溜溜地收拾书本回了家。送完毕业班高考的父亲,这次没有再叫我,默默地收拾起床下结着蜘蛛网的绳索,默默地拖着借来的板车,佝偻着无比孤独的背影,落寞地迈出了一中的校门。

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整整一个暑假,我几乎足不出户,关起门来埋头恶补起数学与英语来……终于,在父亲拉来一堆钢筋水泥、一座小山似的煤炭,正准备找人烧砖盖房时,我与弟弟于同一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。父亲无奈之下,盖房的计划从此搁浅。

不知现在的父亲,住在宽敞明亮的花园式小区的楼房里,看着早已成家立业的我们兄弟仨,心里是否会生出一丝当年买地盖房的悔意?好在他们早已将那块地打造成了四季劳作的菜园,足以慰藉心里的遗憾……

【在人间】

砚台

□祁白水

星期天在家整理书房,从旧报纸堆里翻出一块石头来。我竟然没能一下子认出这是一方砚台。擦去尘垢,当看到上面“尊兰”两个刻字时,我的眼睛湿了。这是一位堂舅送我的砚台。

小时候,我整天泡在姥姥家,那里表哥表弟多,好玩。那时候没电视没电脑,玩什么?就是淘呗!我们经常聚集的场地,是村里的那处公用石碾。碾子上头是一个孤岛似的崖畔,独门独院住了一户人家,就是尊兰大舅。村子不小,推碾的人络绎不绝,村子里整天响着吱扭吱扭的碾子声。

尊兰大舅整天坐着。坐在门楼下青条石桌前,喝茶。早晨太阳刚露头儿,我们去菜园浇园,他就已经坐那儿;中午我们割草回来,他还是坐那儿;下午我们放羊回来,他还是坐那儿。什么也不干——喝茶、看景。看上工的,看下工的,看推车的,看挑担的,看推碾的,看等碾的,看大人,看孩子,看姑娘,看媳妇,看天,看云,看日头,看树,看风,看鸟飞,看狗跑,看鸡叫。满世界都是忙的,只有他一个是闲的。

尊兰大舅没有儿子,只有三个闺女。三个表姐都不在尊兰大舅身边,都到县城做城里人的媳妇去了。老伴去世早,所以,就他一人住在这孤零零的小院里。一到星期天,几个表姐轮流来看他。有人就劝:进城吧,孩子们不用整天来回跑,你也享福!尊兰大舅总是摇头。一个人住到闺女家,那成什么事?不去。

尊兰大舅养了一只猫,是一只小狸花猫;还养了两盆花,一盆橘子,一盆桂花。很家常的。尊兰大舅坐那儿喝茶,那只猫就趴在他脚上,打盹儿。喝败了一壶茶叶,他就起身把残茶倒进花盆里,再续上一壶。除了舅舅偶尔来陪尊兰大舅坐坐,平时少有人踏到门前。

他的小院很静,静得几乎能听到桂花的花瓣落进花盆里的声音。他的小院又很闹,闹得几乎要把村子都浮起来,那是我们这些“皮神”在集会。早晨,我们从床上爬起来,眼屎没擦净,就到这里推碾。一看,碾道外边的簸箕已经排了快一圈,干脆就先疯一阵。讲好,谁先爬上柿树顶,可免推碾;谁敢从槐树上面光着肚皮擦下去,就少推一圈。看吧,发一声喊,就像猴子炸了窝,东悠西荡,呼朋引伴;又像喜鹊开大会,嘻嘻哈哈,叽叽喳喳。好似天上过云彩,一下子暗下来,柿子花落一地,盖住了地皮。

枯坐整日的尊兰大舅,这时就会兴味盎然地欣赏“节目”。看到我光着肚皮从数米高的槐树上勇敢地“坐滑车”,一滑到底时,他突然紧了脸,张大嘴巴,胡子直颤,眼珠子都快赶上柿子大。见我安然着地,只是把老树皮一般的黑肚皮擦了一道白印,他竟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晚上,家家炊烟,户户灯火,都忙着吃晚饭,尊兰大舅的小院却一片黢黑,静悄悄的,像睡着了。他喝那么多茶,睡得着吗?那他一个人在家干什么呢?

尊兰大舅最开心的是过年。过年,就得写春联。一过了腊月十五,他的小院每天像赶集一样,进进出出都是来送春联纸的人,大半个村子人家的春联都是他写,每天都写到深夜。“坐”了一年,他终于成了一个忙人。忙,但是开心。看来,他其实并不愿意每天“坐”着。一连十多天,村子里很安静,安静得只剩下流水一样的碾子声,还有偶尔一声悠长的鸡叫。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职业——抻纸的抻纸,研墨的研墨,揭晾的揭晾。到了深夜,尊兰大舅就会拿出点心来犒劳我们。写得兴起,还会一人给摘一个橘子奖赏大家。终于有一年,表弟说我也能写,尊兰大舅惊喜地“哦”了一声:写写看!这块砚台,就是那次对我的奖励。那是他在村塾开蒙,我的一位老姥爷给他的,他一直珍藏着。

如今,砚台还在,尊兰大舅却早已经不在了。